

38部暴恐动漫进入“黑名单” 8家违法动漫网站被关停

网络动漫须守住“底线”和“红线”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文化部6月8日公布了第23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结果,29家网络动漫经营单位遭行政处罚,8家违法动漫网站被关停。《进击的巨人》、《死亡笔记》等38部违规网络动漫作品被列入“黑名单”。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刘强表示,文化部公布这一名单,是经办案单位的依法认定,文化部汇总审查,并充分听取了专家审查意见

后产生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底线”和“红线”,指导动漫网站的内容自律和动漫产品的引进,同时为文化市场信用监管工作积累经验。

今年3月,文化部下发了第23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名单。由文化部统一部署,13个省(区、市)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迅速开展查处工作,依法给予29家网络动漫经营单位行政处罚,关停8家违法动漫网站。

经查,北京天天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合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29家单位违反《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或《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提供内容违规的网络动漫产品。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东等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

上述单位停止提供,并依法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漫画岛”、“酒酒动漫网”等8家网站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互联网文化经营活动或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并提供含有违规内容的网络动漫产品,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对其予以取缔,并提请通信管理部门关闭网站。在违规动漫查处工作中,有关地区文化

关注

“人们注注为了要实现一种社会目标而忽略自己身边的亲人。其实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模式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成本、代价,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会出现很多文化和心理上的撕裂。”

留守儿童:最深的疼爱是陪伴

本报记者 赵亮

3年前,一名10岁小女孩一边上课一边哄着“闹觉”弟弟的照片(弟弟要睡了),感动了亿万网民,并引发了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持续关注。

近日,辽宁卫视明星筑梦公益真人秀《归来》,首次以综艺节目的形式聚焦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摄制团队历时3个月,走访了湘西凤凰、贵州黔南、云南文山、重庆万州等10余省市的上百所学校,从3000多个留守儿童中选取12名孩子为拍摄对象。“用旅行陪伴成长,重走父母离家路,以团聚修复亲情”,陈一冰、黄征、杨童舒、孙茜等公益大使与观众一起走进孩子们的内心。

“我们注重‘真’而非‘秀’,在这里明星是绿叶,留守儿童才是主角。”《归来》节目总制片人陈旭东说。在各类以娱乐为主的综艺节目充斥荧屏的当下,这场“寻爱之旅”让观众感受到了某种人性关怀的回归。

网友“老徐时评”说,“深深被片子震撼,中国有6000多万名留守儿童,其中80%有隔代养育问题,超过7%的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如今,他们最缺乏的早已不是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陪伴与关爱。”

美丽村落的孤独风景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让更多人知道了湘西凤凰古城。如今,当越来越多的游人走进美丽凤凰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凤凰人远离故乡外出打工——在中国,一个个静谧村庄里,老人和孩子渐渐成为留守的孤独风景。

在《归来》节目的第一期,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奥运冠军陈一冰带着任务,来到了湖南凤凰县的几所中学挑选参与节目的留守儿童,但最初的两个发问便让这位驰骋体育赛场的大男孩有些不知所措。

“父母在外打工的同学请举手!”陈一冰话音刚落,600多人的学校,竟有90%的孩子把手举过头顶。

“一年没见过爸爸妈妈的同学,请举下手。”陈一冰的这次发问让他有些震惊,孩子们几乎没有人把手放下。出发前,陈一冰特意将留守在家的孩子准备了50张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最终却因数量太少而放弃。

显然,当留守儿童这一概念如此具体的呈现在眼前时,会让人感到有些震惊和无奈。但是,比数字更让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特殊的群体所带有的标签式的特征。“我们在对近3000名孩子一对一寻访交流中发现,这一群体中能善于表达、沟通的实在太少了,沉默寡言、表情木讷、内心比较封闭,不愿主动表达



镜头中的留守儿童。

本报记者 窦菲涛 制图(图片由辽宁卫视《归来》栏目组提供)

自己的想法,是这些孩子最显著的群体性特征。”《归来》节目执行制片人郑征说。

“最终参与拍摄的12名留守儿童还是很有代表性的,除了比较封闭这一普遍特征外,我们还发现由于缺失父母的关爱和引导,自卑、脾气暴躁、厌学、网瘾、不理解父母、自暴自弃等各种问题也较多,人们印象里那种乖巧、懂事的类型反而不占多数。”陈旭东补充道。

独居女孩杨钰腕,孤傲学霸李莉,有些逆反的夏成龙、喜欢上网的杨明瑞……一个个个性鲜明的留守儿童在明星们的陪伴与引导下,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特殊的旅行,共同见证成长和蜕变的力量。

短暂团聚的亲情修复

“人为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团聚,有用吗?”对于记者的疑问,陈旭东回答的十分肯定,“有用,相比于冰冷的电话和视频,面对面的团聚能修复缺失的亲情,给孩子留下温暖的记忆。”

杨钰腕,这个来自湖南凤凰县腊尔山镇的11岁女孩,从7岁起便独自在家,父母和妹妹在杭州萧山打工。之前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凤凰二中,但目前成绩下滑。坚强、大方、懂事的杨钰腕早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背负压力在学习的小大人。做了节目之后,她的父母才明白孩子成绩快速下滑的原因以及她独自生活的不易。最终,孩子母亲选择回到家乡,在小镇上做点生意,照顾女儿。

与乖巧懂事的杨钰腕不同,安徽灵璧县的13岁男孩夏成龙有些“叛逆”,排斥跟家人沟通,平常妈妈不给钱就摔东西,还会嫌压岁钱少直接把钱撕掉。可是,当他看到爸爸因劳作而留在指甲上的淤血,心灵受到极大的触动,他才知道他撕掉的是什么。

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声称“不想见爸爸”的孩子格外引人注意,面对大家的不解,这个叫做杨明瑞的13岁男孩说:“不见,因为不想。”杨明瑞父母离异,他常年跟外婆生活,父亲在外打工两年未归。一直以来,父亲在他的

眼中就是一个给钱的符号,而且还经常给不到位。外婆由于要上班贴补家用,担心外孙在外面学坏,所以就让杨明瑞待在家中,时间一久他便养成了沉溺于网络游戏的毛病。

然而,杨明瑞心里的“不想”在见到久别的父亲时悄然改变了,为了省钱爸爸住在四处都是臭水的危楼里,这一场景深深刺激了杨明瑞。节目拍摄到这时,他突然转头出门说自己要静一静。随后,他对父亲说:“爸爸,我们回家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至少在一起。”

此时,杨明瑞的爸爸也是百感交集,他觉得每月的钱按时寄回去,有外婆的照顾,孩子应该没问题,可是当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给钱的符号后,他明白了作为父亲的失职。

陪伴是一个社会问题

4位明星,12名留守儿童,为期10多天的远行,一次以故乡为起点的寻亲之旅。一路上,没有特设的节目编排,孩子们在所带明星的陪伴下,感受城市的繁华与精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或《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依法认定和查处了一批内容违规的网络动漫产品。在此基础上,文化部公布了一批违规网络动漫名单。《东京残响》、《进击的巨人》、《死亡笔记》等38部网络动漫因违规情节严重,被列入网络动漫产品“黑名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供。

刘强表示,本次查处活动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主要目的,依法查办了一批重大案件,有力地净化了网络文化环境。今后文化部将进一步加强网络动漫市场监管,继续严厉查处内容违规的网络动漫产品,健全动漫经营单位和网络动漫产品“黑名单”制度,对网络文化市场实施分类监管,对屡查屡犯的动漫经营单位,将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停止其网络动漫提供服务,直至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及时公布网络动漫产品“黑名单”,依法要求动漫网站停止提供。

文化点评 朝霞

网络低俗用语流行公布 警惕粗鄙语言线下扩散

据北京晚报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按照原发微博提及量排行,“尼玛”位居网络低俗词语排行榜第一位。许多网络低俗用语,只要在电脑中输入,输入法就能够直接“联想”出来。

报告指出,网络低俗语言产生共有4大途径。一是生活中的脏话通过网络变形而受到广泛传播;二是词语因输入法运用而呈现出象形创造;三是英文发音的中文文化、方言发音的文字化使网络低俗语言不断翻新,四是网民自我调侃、讽刺挖苦的创造性词语。

背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全国6.49亿网民中,10岁至19岁人群占22.8%,约为1.48亿。学生群体成为网民的“主力军”。

声音

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理事杜红超:造词者为了满足所谓的成就感乐此不疲,而网络媒体和大众媒体为了流量及发行量提供传播平台为其背书,加之缺乏有效的网络管理,终而导致粗鄙词语肆意流行。

点评

随着80后、90后网民逐渐步入社会,他们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学生,而他们发声的平台,也已经不局限于网络本身。这也就是为何一些网络粗鄙词汇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街头看板、报纸杂志上的原因。

互联网不能成为私人“泄愤”空间,在虚拟世界里,同样需要有道德约束。更重要的是,当年轻学生们习惯了在互联网上,无禁忌地用粗鄙词语来表达意见时,又怎么指望他们在回到现实世界里,还会彬彬有礼?

汪峰“半壁江山”引争议 营销模式值得研究借鉴

据半岛都市报 汪峰团队在认证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汪峰,大陆歌坛尽失一半江山》的文章,引发网友争论。这篇文章写道:“他(汪峰)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上不上头条,但是,有些‘头条’从未旁落,以下数据报告证实,如果没有汪峰,没有‘峰暴来临’巡演,内地音乐界将会‘惨不忍睹’。”

2014年,汪峰演唱会总观众人数达到34万人,票房高达1.30亿元,在个人歌手总排名第二,也是内地歌手的最好票房成绩,当年内地歌手演唱总票房为4.25亿元。其中汪峰票房较上年增加6410万元,占市场增量的47%。“半壁江山”之说由此而来。

背景

汪峰1971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在中央芭蕾舞团任小提琴师,后辞职转型为职业歌手。1994年成立“鲍家街43号”乐队出道,并担任主唱。

声音

中国电影协会理事张丰毅:人家是开玩笑,不用太纠结,不用太当回事儿。谁都可以这么说,但是谁也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

点评

且不论汪峰团队此举是否有炒作之嫌,汪峰近几年票房上蹭明显,且突破亿元大关,确是不争的事实。而同样票房过亿元的歌手组合凤凰传奇,与汪峰巡演的演出商出自一家。换言之,汪峰和凤凰传奇的营销模式,在内地市场是成功的。

我国音乐市场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很多国家音乐市场是以唱片销售为主,演唱会等各类活动为辅。例如JPOP的故乡日本,2013年日本唱片总销售额折合人民币为171亿元。演唱会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提升知名度,为唱片销售造势,比如AKB48的唱片销售时,会辅之以握手券等。

但我国音乐市场上,由于包括版权在内的种种原因,唱片利润微乎其微,收入主要靠演唱会、晚会等各种活动,以至于很多歌手只是将唱歌作为成名渠道,因为唱歌就有希望上电视,而一旦成名,即转战影视圈。

因此,在当下国内唱片市场不温不火的情况下,研究借鉴汪峰与凤凰传奇的营销模式,是颇有意义的。

言论

如何整治地名“大洋古怪重”乱象?

朱四倍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和研讨会上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按照中央提出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和文章,深入开展“大洋古怪重”等地名乱象整治。

如何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和文章?谁是“文章”的作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正视地名乱象的荒唐程度,如热衷于改老地名,喜欢起洋气点的地名;土桥和八公里路两个合并后竟能叫“土八路”……显然,这些不仅制造着笑点更暴露着愚昧和无知,更要命的是割裂了文化传承,或者说,眼中根本没有文化的概念。

事实上,尽管我们都在谈论地名,但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命名者在内,可能对地名的内涵不一定十分清楚。著名地理学家曾世英给地名下了定义:“作为泛称,地名就是地方的名称;作为专指,每一个地名都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

号。”可以看出,地名是语言的、地理的、历史的多维度的综合。

更有统计显示,历史上我国每一个朝代的地名变动率一般为1%~2%,除王莽时代外,最多不超过3%。现存的2000多个县市的专名多半都是继承了原名。不难看出,地名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传承性是不容抹杀的,任何漠视的行为都可能造成对文化绵延的伤害。

那么,该如何整治“大洋古怪重”等地名乱象呢?就笔者的看法,应拿出争奇斗胜人名故里的那种热情来拯救地名乱象。众所周知,各地之所以对名人故里、出生地感兴趣,掀起争夺战,无非看中的就是名人效应,相中的是附加值,潜在地把人名故里当成了文化品牌。从黄帝故里、老子故里到李白故里、曹雪芹故里、赵云故里,刘备故里、曹操故里……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只要有点名气,都在争抢之列。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中输入“故里”二字进行近似查询,有115个以故里命名的39类旅游类商标,其中有黄帝、轩辕、仓颉,有老子、孟子、孙子、墨子,还有荷仙、哪吒、唐僧,四大美女的名号也已被抢注完

文化部:重点扶持成长性小微企业

本报讯(记者邓琦凡)6月10日,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在举行的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文化部将重点扶持成长性的小微企业。

所谓成长性的小微企业,是指演艺业、娱乐业、动漫业、游戏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品业、工艺美术业、文化会展业等行业及文博创业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企业中,

烟台莱山区总送书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杨明通 通讯员宋洁 姜言良)近日,山东省烟台莱山区总工会向烟台安国特紧固件有限公司、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烟台金马矿业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赠送了2800余册价值6万余元的图书。这批图书包含企业管理、健康保健、科普知识、人物传记、文学名著等类别,都是根据职工需要购买的,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欢迎。

近年来,烟台莱山区总工会坚持把“职工

青海成立未成年服刑人员艺术团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厅和该省新建监狱共建的未成年服刑人员艺术团——青海省新建监狱心声艺术团正式挂牌成立。此举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惠及该省未成年服刑人员,有助于持续提升未成年服刑人员教育改造质量,展现社会力量关怀、关爱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效果。

今后,青海省文化馆将新建监狱未成年服刑人员的文化艺术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全省群众文化发展工作内容,在未成年服刑人员中开展音乐、美术、舞蹈等文化艺术教育。同时,新建监狱心声艺术团的艺术教育工作,也被列为省文化馆的常规工作项目,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艺术教育、培训工作。